

“剩女”的四次恋爱经历

“剩女”有个特别正规的解释：适龄未婚女，有人把“剩女”称作一个时代的现象，还有人乐得把自己归入“剩女”。让人好奇的是，论条件相貌甚或资历，“剩女”一点都不比人差，为什么却偏偏恋爱屡遭不顺呢？本期心理馆就来讨论“剩女”话题，也想借此道出：谈恋爱时，往往不是我们主动选择了谁，而是被潜意识带向了某个人，也许身为剩女，更有机会看清自己的潜意识模式，究竟如何影响了恋爱。

这两年，连黎芮也开始自嘲成了“大龄剩女”：活了三十几岁，谈了四次恋爱，可总未嫁出去。每一段感情的破裂，都伴随着一次学业或事业的高升，怪不得成了“白骨精”。奇怪的是，每次谈恋爱，黎芮都会遇到一件怪事：男友出现在梦中，然后在梦里死去！

黎芮找到心理医生时，已经被失眠折磨了一年多，那时她刚辞退外企高管一职，重新回学校读博士。“以前的同学都结婚了，只有我还单身。”四次恋爱都以分手告终，黎芮对男人已经不抱希望了。而在心理医生那里，那四次不成功的恋爱，才第一次得到梳理。

故事 剩女的四次恋爱

中学，第一次恋爱

黎芮的中学时代堪称完美，聪明，听话，成绩优秀，中学六年一直是班长。性格有些冷傲的黎芮，在高中时和隔壁班班长谈起了恋爱，那个男生“高大英俊，成绩好”，是黎芮最欣赏的类型。上大学后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，一直靠电话联系。一次男友在电话里聊起一个女生，黎芮顿时如临大敌，认为男友要变心了，容不得男友一丝一毫的解释，立刻和他分了手。

研究生，第二次恋爱

大学毕业后，黎芮在实习单位认识了第二个男友。虽说两人



正交往，但黎芮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男人，觉得他很俗气，达不到自己的要求，于是告诉男友，“读完研究生，再考虑我们在不在一起。”男友等了黎芮三年，想和她结婚，但黎芮又莫须有地认定男友和他公司的一个秘书关系不正常，觉得男友鬼鬼祟祟，品行有问题，又再次提出了分手。

企业高管，第三次恋爱

研究生毕业后，黎芮去了一家外资企业，那时她全情投入工作，两年便升到了经理。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，黎芮也想找个男友，于是参加了一个高端的相亲聚会。第三个男友出现了，除了不够高大，黎芮对这个男友感觉还不错。

可是谈了八九个月恋爱，黎芮却从不肯带男友和朋友见面，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如意。一次男友工作上遇到问题，黎芮说，“这

个都做不好啊？我帮你出个主意。”心里却想，这点事也办不好，真不像个男人。为了和朋友见面的事，两人矛盾不断，男友实在无法忍受了：和黎芮一起，接吻要刷牙，去家里只能坐固定的地方，永远用一次性纸杯。这一次，男友提出了分手。

黎芮心理极度不平衡，一到晚上就打电话骚扰男友，逼得他换了号码，再也不和黎芮联系。可黎芮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会对一个男人如此死缠烂打，失眠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博士，第四次恋爱

和男友分手后，黎芮重新回学校读博士，认识了一个副教授。他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，对女儿疼爱有加，黎芮对这个稳重的男人非常有好感。可失眠却更加严重，因为——副教授也在梦里死掉了……黎芮喜欢他，也喜

欢他女儿，但却怕重蹈覆辙，从此回避和他有更深的来往。

分析 没有价值感的愤怒

说完四次恋爱的经历，黎芮也察觉到，当她发现男友有一点不如意时，他便会会在梦里死掉，然后恋爱告终。每一次都是如此精准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心理医生告诉黎芮，梦见人死掉，其实是对某个人有不敢发泄的怨气，而这和黎芮的家庭密不可分。

黎芮是家里老二，上面有个姐姐，下面有个弟弟。黎芮出生时，一直想要个男孩的父母特别失望。黎芮出生两年后，弟弟也来到世上，从那时起，黎芮就被送到了外公家。外公是个博学且严厉的人，从她三四岁起就教她读书，黎芮虽然聪明、听话，可外公却从来没夸奖过她，黎芮兴冲冲地拿着一百分的试卷回家，

外公却说，“100分，这是应该的。这次考第一名，下次可不一定。”

小学二年级时黎芮重新回到家中，但父母忙于工作，黎芮差不多是由姐姐带大的。这期间，黎芮发现了自己在家里的价值：姐姐成绩不好，而黎芮却成绩优异，她受夸奖，多半因为学习成绩好，如若不然，自己在家里的“地位”恐怕不保。

从出生起这一连串的攻击，让黎芮的自尊心严重受损：出生时，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存在；弟弟出生后，又和他争不过父母的关心；而到了在外公家，即使再努力也得不到夸奖。自卑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黎芮，但她却无力反抗家庭的权威，只能以聪明、听话和优秀，来赢得家人的赞扬。

于是到了谈恋爱时，黎芮便开始幻想，“男朋友应该像父亲一样英俊，像外公一样有学识，还要温柔。”虽然清楚人不能完美，但黎芮却觉得，只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对自己好，自己才有价值。可惜的是，不论什么样的男人，都无法达到黎芮想象中的要求，黎芮反而在一次次恋爱中，越来越瞧不起男人。

黎芮说，其实从很小的时候，就有人在她梦里死掉了。只不过那时候梦的主角，是弟弟，她嫉妒弟弟在家里的地位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她认为自己应该是个男人。

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黎芮才意识到，梦见男友死掉，其实是在报复外公，把多年来没有价值感的愤怒，全部发泄在男友身上。聪明的黎芮很快看清了这点，虽然真正在恋爱中摆脱自卑感的束缚，还需要一段时间，但黎芮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：找到自己潜意识的模式。

(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

墙角里的父爱

帮老乡大将搬家。在整理一堆旧书籍的时候，大将蹲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。

墙角里的父爱大将打开的是一个笔记本，上面记着日常开支，一笔一笔，清晰到一块钱的早餐，三块钱的午餐。稍后，大将给我讲了关于他和父亲的一段往事。

大将的家在徐州乡下的一个村子里，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一直在徐州火车站附近打短工，难得回家一次。

大将考上西安的一所大学时，父亲从银行取出一包钱，一张一张沾着口水数，数了一次又一次。

大一的时候，大将迷上了网络游戏，经常整晚耗在校外的网吧里。他虽然感觉到有些虚度光阴，但身边的同学们都差不多，不是打球，就是看电影，或者上网打游戏，大将也就释然了。

暑假回家，大将在村里待了几天，感觉特别无聊，就忐忑地对父亲提出，想去他那里玩几天。至少那里有网吧！父亲竟然破天荒地答应了。

远远地，大将就看到父亲等在火车站的出口。经过一年大学生活的洗礼，大将第一次感觉父亲在人群中是那么扎眼——衣服破旧，还宽大得有些不合身。他提醒父

亲，衣服太旧了。父亲说，出力干活的，又不是坐办公室，穿那么新干吗？他又说，那也太大了啊。父亲又说，衣服大点，干活才能伸展开手脚，不然，一伸手，衣服就撕破了。

让大将没有想到的是，在2003年，月入就有四千多元的父亲，竟然住在一栋民房的阁楼里，只有六七平方米。除了一张铁架床之外，还有个放洗脸盆的木架子，那个多处掉瓷的搪瓷盆上，搭着一条看不出本色的旧毛巾……大将一直以为，父亲在城里过的是很舒服的日子，没想到竟是这样清苦。

父亲把大将带回住处，就说：“你坐着，我要去忙活了。”说着，就咚咚咚下楼走了。大将坐不下去，就悄悄地关上门，下楼，跟在父亲身后，他想看看父亲是做什么的。

七弯八拐，大将跟随父亲来到了徐州冷库。那儿聚集着十多个跟父亲差不多的人，有的推着推车，有的拿着扁担，大将看到父亲从门卫那里推出了自己的手推车。正在这时，一辆大货车进入大院，父亲和大伙一起，跟在车后拥了进去。几分钟后，大将看到了父亲，他弓着腰扛着大大的纸箱，走几步，停一下，用系在手腕处的毛巾擦额头的汗，再前行几步，把背上的纸箱放到手推车上，接着又奔向大货车，几秒钟后，又弓着腰扛来一个纸箱。如此反复七次之后，父亲推着那辆车向冰库走去，弓着腰，双腿蹬得紧紧的，几十米外的大将甚至看得到父亲腿上的青筋。

原来父亲赚的是血汗钱！大将惆怅不已。他向门卫打听，搬一

次货，能有多少钱？门卫告诉他，五毛钱一箱。大将在心里算了一下，父亲一次运了七箱，赚三块五毛钱。

大将当天下午就回了家。他不再想着上网了，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父亲暴着青筋的腿。他还算了算，自己在网吧浪费了多少父亲的汗水。

大将返校的时候，父亲又从银行里取出厚厚的一沓钱，数了又数，交给大将。大将数了一下，说，“这学期时间短，有两千就够了。”说着，分出一半，留给父亲。这一天，大将下决心做个好儿子，做个好学生。

但他的这种想法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。当那些旧日的玩伴又吆喝着去网吧，当他有意无意地看到魔兽游戏图案，他内心里总是忍不住躁动。终于，他又一次走进了网吧。

国庆节的时候，室友们组织去K歌，去酒吧，还去洗了桑拿。从家里带来的两千块钱，到十月底就没有了。

大将给妈妈打电话，说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，带来的钱花完了。

第三天下午，西安突然降温，正在宿舍里和同学打牌的大将接到电话，说校门口有人找他。大将跑到校门口，看到了父亲。五十多岁的父亲，像个七十岁的老人，老态龙钟，一脸的疲惫，身上背着一床棉絮。大将把父亲带入校园里，才小声问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，我给妈留了账号，你把钱打入那个卡上就行了。你跑这么远，还

背着这个东西，又辛苦，又浪费钱。”

父亲讨好地对他笑着，说：“听你妈说，你前段时间病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，好了没？要吃好点，照顾好自己，你不用担心生活费，只要你能吃出好身体，学出好成绩，就是再多的生活费，你爸也掏得起。天冷了，这是你妈妈用自己种的棉花给你做的棉胎。”大将啜着说：“已经……好了……”

在通往教学楼的路上，父亲说：“看到你好好的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把生活费给你，我就回去。不影响你。”大将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，正想说带父亲到学校的招待所住，父亲又说了，“再有两月就放假了吧？我这次给你带了三千块，你刚生病，要吃好点，把身子养壮点，才能有精力上好学。”父亲止住脚步，“你回去吧！”

大将知道父亲的脾气，就不再说些什么。他走出不远，回头的时候，发现父亲还站在原地，朝他挥手。他想起读高中的时候，每次父亲送他去县城的学校，都是这个场景，泪就溢满了眼睛。

干瘪的钱包终于鼓了起来，一周不见的魔兽又在呼唤大将。晚饭过后，大将又去了校外的网吧。五个小时的凶猛厮杀之后，大将要回宿舍了。和往常一样，他又来到了校外的一棵大榕树下，从那儿翻墙进校。

就在他翻上墙头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一下子疼了起来！昏黄的路灯，照着他的父亲，他在那个墙角，身下垫着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纸箱。此刻，他正把身上的

棉衣裹了又裹，而自己高中时围过的围巾，紧紧地缠在父亲头上。

大将说到这里，又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哭了好一会儿，大将又接着说：“后来我妈告诉我，我爸听说我病了，就不顾一切地要来看我，买不到座位票，又舍不得买卧铺，站了二十多个小时来到西安。为了省下住宿的钱，在我们学校的墙角下蹲了一夜……我在电话这头就哭，在妈妈告诉我之前，我一直装作不知道。因为我知道父亲的固执，我那时就是叫醒他，他也会坚持着在那里。我悄悄回了宿舍，可我的心里却一直疼着，想到他裹紧衣服的动作，我就心疼。我连夜把所有的关于游戏的账号全部删掉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进过网吧，再也不浪费一分钱。也就是从那一天起，我准备了这个记账本，开始把以前落下的学业一点点补回来。”

“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他命不好，没有享受生活的福气。经过那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不是他没有福，而是他习惯了把一切享受给予他儿子……他从十七岁开始在那个冰库做事，一直做到去年春天。”大将说不下去了。

我知道，大将的父亲于去年春天去世了，给大将留下了三十七万元的存款。大将的父亲是许多贫困父亲的缩影，深沉而又无私的爱。所幸的是，他的孩子看到了墙角的父亲，而我知道，还有很多孩子想不到，也看不到墙角里的爱。